

任雨霖

独幕话剧集



江苏文艺出版社

序

梁 冰

熟悉任雨霖的朋友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真诚、直率、作风泼辣而又极重感情的人;是个表里一致、爱憎分明而又充满风趣的人;是一个看得透、敲得响、信得过的人。他的作品,质朴无华,激情充沛,笔锋犀利。落墨直抒胸臆,真可谓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半个多世纪以来,任雨霖同志从农村到城市,从部队到地方,从战争年代到和平环境,从八路军的“红小鬼”到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其间历经风雨,饱经沧桑,戎马倥偬,运动频繁,都一直没有放弃对写作的爱好。由于工作需要,他曾经写过通讯报道、报告文学,从事过戏剧创作,主持拍摄过新闻纪录电影……在各种文学载体中,他长于战斗性强、反映现实生活快的话剧,尤擅短小精悍的独幕话剧。单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的代表作《八个蛋一斤》和《桃花水》先后发表时,就曾一炮打响,在戏剧界——尤其话剧界——掀起一股不小的波澜。这两个戏的主要人物夏吵吵和叶红梅成了人们很难忘记的艺术形象和津津乐道的议论话题。

这本《独幕话剧集》收入任雨霖同志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六部戏剧作品,其中有农业题材的《八个蛋一斤》、《招工的时候》、《花好月不圆》、《光荣的岗位》、《桃花水》和工业题材的《赴宴》。所塑造的人物,有农民、职工、基层干部、插队知青、党政部门和国家企业单位领导人员。这些作品取材不同,风格不同,主题不同,视角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生活气息浓厚,矛盾冲突尖锐,节奏明快,语言精炼。归结到一点:人物个性鲜明,情节引人入胜

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舞台上陆续出现过一些“看不懂”的戏”。它们同“看不懂的画”、“读不懂的诗”、“啃不动的小说”一样,颠倒了生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否定生活积累和知识积累,否定提高综合素养和磨炼艺术技巧,不适当地强调作家“主体意识”、“主观意念”。在理论上则主张“淡化”论,不仅淡化情节,淡化矛盾,淡化主题,甚至淡化人物,淡化戏剧自身的美学特征,完全无视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对此,我曾多次在学术研讨会的发言和论文中提出质疑。我认为,作为观念形态范畴的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的、形象的反映,因此,写戏必须写人,写人必须写情,做到以人写情,以情感人。这里所说的“人”,前者指剧“中”人,是作家塑造的艺术典型;后者是剧“外”人,是台下看戏的广大观众。可贵的是,任雨霖同志的剧本总是把写人放在第一位,而且写得有声有色,有理有情。这是他的作品最大特色,也是主要成就所在。试以写于五十年代的《八个蛋一斤》为例,剧中的夏吵吵正如她的名字一样,是个会吵会闹、得理不让人、无理也不让人的青年农村妇女。秋播时节,队里规定禁止放鸡下田吃麦种。各家各户都立即行动起来,唯独夏吵吵家那只号称“八个蛋一斤”的“小红脸”例外,照样在大田里昂首阔步,旁若无人。群众意见纷纷,她却说:“哼,它下田是逮虫子吃的。再说,掉在地上的麦子,兴掉不就兴捡吗?”当“小红脸”被副业组长菊英逮住以后,她非但不肯认错,反而大兴问罪之师:“哼,我的鸡扒大田麦种?谁瞧见了?吃了多少?一斤还是一两?你说!”“噢,你叫我屈打成招啊?没有见证就不行!”菊英耐心地晓之以理,并且举出不止一个证人。她却仍然不依不饶,跺着脚说:“亏你才当个副业组长,豆儿大的官,就抖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要是当个队长,我们就不用活了!”这种以攻为守加上“常有理”的本事,可谓精彩绝伦,至此,一个满脑子小农经济思想、自私自利、自以为是而又死要面子的人物

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又如写于八十年代的《赴宴》，则是反映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党风建设问题。县革委会祁主任为了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三〇三工程安插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以及形形色色的关系户，竟然不择手段，调兵遣将，摆下“鸿门宴”，指使手下得力干将郑思玄诱逼工程总指挥童宗明就范，扬言要他“竖着进，横着出”。一身正气的童宗明成竹在胸，单刀赴会，在觥筹交错声中主动出击，巧妙地“掏”出了祁主任和郑思玄的全部机密——一大把违法乱纪安插亲友的名单，打了一场坚持原则、捍卫党风党纪、捍卫国家利益的漂亮仗。在戏的结尾，童宗明对郑思玄说：“请想一想，如果把本本上和纸条上的黑户口名单都给你们闹成了，县里群众和工程建设者们会怎样评价县委和指挥部党委呢？会怎样看待我们这个党呢？这笔帐，你们准备怎么还呢？”他还在电话中对幕后遥控的祁主任说：“祁大主任，感谢你精心设置的这一餐丰富多采的酒席啊！你虽然没有到场，可你的心意我领了。老祁呀，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言行一致，奉公守法，可不能口是心非，假公济私啊！”义正辞严，铿锵有声。应该说，正由于作者熟悉生活，坚持从生活出发，加上敏锐的观察力，才有可能把实际生活中的许多素材集中概括，加工提炼，构成典型。事隔二十年后，即使在改革开放、反腐倡廉的今天，也具有同样的现实意义。

独幕话剧，一称小话剧或小戏。小戏的特点是篇幅小，容量小，时空限制大，演出时间短。这就更加要求取材严谨，人物精干，矛盾集中，情节紧凑。因此，通过一出小戏，往往更能看出剧作家的功力。小戏还有其独特的优势，即反映生活，生产周期短，制作简易，演出轻便，有利于深入基层，送戏上门，起到大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实践证明，一出成功的小戏，能够以有限的容量，体现丰富的内涵，表达深刻的主题，赞颂真善美，针砭假恶丑。至今，我们还十分怀念建国前后曾经在国内受到广泛欢迎的独幕话剧《粮

食》、《反翻把斗争》、《赵小兰》、《妇女代表》、《刘莲英》、《新局长到来之前》等等，它们从四十年代演到七十年代，从革命根据地演到新中国的首都和各大城市，有的被改编为电影走上银幕，有的被移植为戏曲演遍城乡，有的被译为英、法、俄等外文出版，并由美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古巴、越南等国的话剧艺术家们在纽约、柏林、布拉格、哈瓦那、河内……演出。任雨霖同志的《八个蛋一斤》发表后，也曾由中国青年出版社转载，上海文化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浙江、福建、山东等省的话剧团、队演出，并在1969年华东地区话剧会演中获奖；不久前还被选入大型文丛《江苏文学五十年·戏剧文学卷》。这些都说明，独幕话剧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和很强的艺术生命力。

如今，舞台上“大戏”成风，讲究大投入、大制作、大排场，以大取胜，似乎越大越好。电视屏幕上则是兴连续剧，动辄数十集、百余集。这些戏，大则大矣，可惜往往“水分”太多，有的甚至生拉硬扯、生拼硬凑，令人难以卒“读”。至于独幕话剧以及小歌剧，小舞剧，几乎已成绝响。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读任雨霖同志的这些作品，感到分外难得，分外亲切，也自然引起我们更多的感慨和思考。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任雨霖同志自幼生长在农村；青少年时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随部队转战南北，大部分时间也在农村。转业到地方以后，主要在文化系统工作，无论是编刊物、拍电影、搞创作以至参加“四清”运动，也离不开农村。所以他笔下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都有着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七十年代末，他从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岗位调到现代化的国家重点工程担任党委宣传部长，这为他开辟了新的生活领域，丰富了创作素材。《赴宴》以及在此之前写成的多幕话剧《矿工之家》就是他“介入”工厂、矿山后的收获。我和任雨霖同志开始共事于五十年代，同过甘苦，共过患难。六十年代初，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我们同受省委社教总团部的直接指派，前往全省“试点”的句

容农村。当地党委热情接待,安排任在大队部,但我们一致要求“直插”生产队,住进贫下中农家。当时除了参加劳动,走村串户外,还曾怀揣干粮,徒步登上新四军当年战斗过的茅山。他的另一个多幕话剧《茅山新歌》就是那时孕育的成果。正因为如此,我常常有机会分享他创作的艰辛和愉悦,有幸成为他一部部作品手稿的最初读者和见证。

任雨霖同志祖籍山东,为人爽直,颇有齐鲁之风。由于胸无城府,口无遮拦,在“左”的年代往往不容于人。但他却不以为意,照样写他的剧本,照样玩他的猎枪(狩猎是他的主要业余爱好)。即使十年内乱的冲击,也没能改变他乐观风趣而略带玩世不恭的性格。离休后,还迷恋上了书法。他说,他的名字就有“任凭风吹雨淋”的意思,所以曾索性用“雨淋”、“天落水”作为笔名。他的书法,遒劲恣肆,完全是他性格的外化,日本书法爱好者对之评价甚高,曾对他说:“中国书法有这个派,那个派,你却什么派都不是。”我看,好就好在“什么派都不是,是自辟蹊径,自成一格。”其实,他的剧本又何尝不是遒劲恣肆、自成一格呢?为此,我十分乐于把这本《独幕话剧集》推荐给读者,并为之序。

(2000年4月于玄武湖畔·馆住流光书屋)

目 录

序..... 梁冰(1)

-  一、八个蛋一斤..... (1)
-  二、赴宴 (17)
-  三、招工的时候 (60)
-  四、花好月不圆 (90)
-  五、光荣的岗位..... (128)
-  六、桃花水..... (160)

詠
平
舟
夢

PDG

八个蛋一斤

(独幕话剧)

时 间:秋播季节里,一个晴朗的早晨。

地 点:江苏农村。

人 物:叶大婶——五十五岁。

叶大光——二十五岁,叶大婶的儿子,生产队长。

菊 英——二十岁,大光的妻子,副业组长。

夏吵吵——三十五岁,女社员。

小 丘——十五岁,社员。

布 景:叶大光家,一间半新的茅屋中,整洁而明亮,这是堂屋。左墙门内是大婶的住房;右墙门内是菊英和大光的住房。

〔幕启:钟声在响,有人在催社员快吃饭,下田,并有人叫:“叶大婶!叶大婶!”叶大婶端着麦种自内跑出答应,外边人声又催:“大婶,你快选呀!麦种等着要呢!”〕

叶大婶 误不了事,吃过中饭准有。

〔大婶回身,鸡叫。〕

叶大婶 吵什么,关得不耐烦了吧,谁愿关你呢,还是你自己

不争气，一放出来就下大田吃麦种！庄稼的种子，容得你去糟蹋呀？不行，统统得关起来，又不光是你一个，这庄子上哪一家不一样呀！还叫？（坐下选种）哎呀！今天是九月初九重阳节呀，重阳节关鸡不生蛋，今儿就放它一天吧。“小疙瘩”，可别下大田去吃庄稼，给我点面子啊！

〔夏吵吵声：“叶大婶，你的‘小疙瘩’今天‘解放’啦？”

叶大婶 谁？她夏家大嫂，今天不是重阳节吗？重阳节关鸡不生蛋呀！

夏吵吵 （端着饭碗上）哦……我倒忘了！大婶，你这只鸡养得挺好哇！

叶大婶 哎哟，她夏家大嫂，哪有你那只长得快！你那只“小红脸”儿，身上的毛都发亮了。

夏吵吵 （得意地）嗯！我那鸡腿勤、嘴勤，会找食吃。鸡怕关，狗怕拦，你那只鸡成天关着，都快成傻子了。

叶大婶 我瞅着你那只鸡定归能下蛋！

夏吵吵 打三月开张到今天，一天一个。

叶大婶 蛋大吧？

夏吵吵 （比划着）八个一斤哪！

叶大婶 养鸡学问可大啦！我早就说了，你该成了咱们队上的养鸡能手了！

夏吵吵 （不悦）算了，别提我了！我算老几？

叶大婶 （见状忙收住话题）夏家嫂子，你是大忙人，工夫值钱，大清早，没事儿你是不会上我家门的……

夏吵吵 我这个人就是心里搁不住事儿……你是明白人，你说说，凭啥选小胜他妈当养鸡能手？又编快板又广

播！

叶大婶 这我得说句实话，小胜家养的鸡，一不下大田，二不祸害社员自留地的庄稼，这两条，大伙就得向她学。

夏吵吵 噫，看你说得倒像真的，大婶，哪家的鸡不钻园子、不下田？

叶大婶 那是两年前的事，老皇历不顶用了，（好心好意地）她大嫂哇，你那只“小红脸”好是好，可有人在大光面前反映它老下田吃庄稼啊！眼下又说它下田扒麦种啦！

夏吵吵 （站起来，一把麦种往簸箕里一撒）是哪个嚼舌根的？我的鸡下的蛋多、蛋大，八个蛋一斤，他们就眼馋啦！

叶大婶 反映的人可多啦！

夏吵吵 哼！我走得正，坐得正，不怕狗败兴！……可它下田是逮虫子吃的；再说掉在地上的麦子，兴掉就不兴拾吗？

叶大婶 咱娘俩亲近，才跟你说说。庄稼人全靠大田养活，鸡下田扒麦种吃，大伙自然不高兴。

夏吵吵 （朝窗外，跺脚）哪个不高兴？叫他伸着脖子在我面前说。背后议论人不是好东西，叫他烂舌头！

叶大婶 你性子暴，人家不敢对你直说。

夏吵吵 我性子暴吃了几个人？我不是狼也不是虎！明明他们欺我男的老实，给我小鞋穿！

叶大婶 （不想跟她争论）没有就罢了，犯不着上这么大的火嘛！

〔夏吵吵无言答对，端着饭碗走下。〕

叶大婶 （送夏吵吵出，回身发现“小疙瘩”不见了，吃惊）咦，

我的“小疙瘩”呐？（唤鸡）咯咯咯，咯咯咯……（急得团团转）哎呀，别跑出去了吧？（向窗外）小喜姑娘！
〔外边小女孩声：“喂！”

叶大婶 外头有没有我那“小疙瘩”啊？

〔外边小女孩声：“没有哇！”

叶大婶 唉！准是溜到大田里去了！

〔台后菊英声：“小胜，那麦田里头，是不是有只鸡在扒麦种？快撵一撵去！”小胜声：“那是你家的鸡，是‘小疙瘩’嘛！”

叶大婶 （向外）我把它喂饱了，它还下大田干什么！

〔台后菊英声：“我们家的？象话嘛！小胜，你跑过去，替我把它撵出来，快！”小男孩声：“好，等我找根棍子拿着。”

叶大婶 （听到外边赶鸡，忙打着眼罩向外望，焦急地）这野货，到底下大田去了，这下子可不得了啦！（向外喊）菊英，菊英！你慢慢地赶，这会子它身上有蛋。

〔外边菊英声：“娘！这我知道。可麦种更要紧哇！咱得赶快把它撵出来！”

叶大婶 （自慰地）还好，我找的早，吃不了多少麦种。（着急）唉！可不能叫夏家大嫂知道这事，她晓得了，又要吵吵啦！

〔菊英抱着一只白色“来克亨”鸡进来

菊英 娘，你看“小疙瘩”真下大田去了！这怎么行呢！

叶大婶 （自觉有责，内疚地）唉，俺真是没有想到……

菊英 要是把它关严一点，它就不会溜掉啦！

叶大婶 你说，也就是吃半顿饭的工夫嘛……唉，谁知道……

菊 英 你不放它出来,它就溜不掉了。

叶大婶 这样吧,今晚上开会,我自个检讨,叫大伙批评我。

菊 英 (心里难过)娘,要检讨我和大光是干部,该我俩去检讨。

叶大婶 你们夫妻俩都是管的外头事儿,家里的事儿是我挑担子,出了漏子应该我去顶。

菊 英 娘,以后可真得要留心啊!快给我根绳子,我把它再拴起来!

叶大婶 拴紧一点。(从墙上取一根绳头给菊英)

菊 英 (把鸡腿拴好了,扔它在地上)再拴你些日子,看你还敢不敢性子野了!

叶大婶 你轻一点,是不是拴的太紧了?(忙伸手抱起鸡端详)唉!菊英,这不是我的鸡呀,“小疙瘩”没有这么重!

菊 英 啊!不是咱家的是谁家的?

叶大婶 (再仔细端详,一惊)哟!不得了啦!这是夏大嫂家的“小红脸”嘛!可不得了啦!你怎么惹下这个祸?

菊 英 又是她家的鸡?

叶大婶 快点松绑!快点松绑!放了它!

菊 英 娘,夏吵吵也得守章程呀!她犯了章程,就是她的不对,就得检讨。

叶大婶 啊!要她检讨?那日头要从西边出了!

菊 英 (为难地)娘!我不能放!放了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可怎么办哪?

叶大婶 菊英,你放了吧!老实人走到天边也不吃亏。

菊 英 (急躁地)哎呀!娘……你真是……

叶大婶 菊英，听娘一句话，把鸡悄悄地放了，就没事了。

菊 英 您用不着怕，我们副业组订的章程，她也举了手。

叶大婶 举手有啥难的，可是……

菊 英 可是她也得讲理呀！

叶大婶 她的理是另一条路，咱不得罪她。大光是队长，你是组长，我又这么大年纪，何苦跟她个生娃带孩子的娘儿们，闹得左邻右舍不安稳。就算有理，大伙也说咱不义气，是不是？

菊 英 娘，我这是为了集体嘛，你看她天天偷偷地把鸡放到大田里，去吃白食，大家要都象她那样，自己是得到好处了，可队里的庄稼就遭殃了，今天我非批评批评她，看她有什么话说。

叶大婶 (向窗外探望)不得了！看，夏吵吵来了！（又望）看她急的，鞋子都跑掉了一只。菊英，你快躲躲。

叶大婶 (向外望)哎呀！菊英……你怎么这么犟呐！为这鸡毛蒜皮……

菊 英 娘，她的鸡吃队上的庄稼，扒大田的麦种，这不是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呀！

叶大婶 (低语)你别忘了，咱们的“小疙瘩”也溜到大田里……这话可怎么说？

菊 英 对人家对我们自己都一样对待。(着急)“小疙瘩”要赶紧找回来，别让它下了大田！

叶大婶 下没下田也说不准……(忽然看到)哎呀！她来了！可不能叫夏吵吵抓住小辫子，等一下我抽个空儿去找“小疙瘩”。(提起地下的鸡)菊英，夏吵吵这鸡腿上的绳子……

菊 英 (毫不犹豫地)不能解,鸡就放在这儿。(坚决地)咱们错了咱们认错!

叶大婶 (叹气)唉!(轻轻地又把鸡放下)你非要……

[台后,夏吵吵声:“毛主席领导的天下,还兴偷鸡摸狗!”群众声:“谁用棍子捅了马蜂窝了,哈哈!”夏吵吵声:“呸!闭上你的嘴巴!”某社员:“谁给你的权力兴骂人?”夏吵吵声:“有人敢偷鸡,我就敢骂人!”]

菊 英 娘,你快进屋去,我来和她说。

叶大婶 你可得和气点,让着点。唉!这场灾……(欲下)

[夏吵吵闯上]

夏吵吵 (跺脚)别走,你个老菩萨!我问你,凭什么逮我的鸡?

叶大婶 她大嫂,火伤肝,气伤肺,啥事把你惹得这种神气?

夏吵吵 (指地上的鸡)“小红脸”怎么到了你家?!

菊 英 (对夏)你别冲我娘凶,鸡是我逮的!

夏吵吵 (质问)我的鸡犯了哪条规、哪条法?

菊 英 (也来气了)就犯了吃大田庄稼的规,扒大田麦种的法!就凭这一条,我就要逮,就要拴!

夏吵吵 哼!我的鸡扒大田麦种?谁瞧见了?吃了多少?一斤还是一两?你说!

叶大婶 她夏大嫂,人家亲眼看见的。吃就吃了,以后管着点就是了。大家都省几句吧!

夏吵吵 噢!你个老菩萨,你叫我屈打成招哇!谁瞧见我的鸡扒麦种?没有见证就不行!

菊 英 我瞧见了,还有小胜、小平子都看见了,见不着就逮

来啦！

夏吵吵 小胜?! 都是穿一条裤子的好东西！

叶大婶 夏媳妇，别吵啦，咱俩家子的事儿好商量。

菊 英 娘！大田是社员的，麦子是社员的，这不是两家子的事。公事公办。

夏吵吵 (跺脚) 你别拿大伙吓我！我不怕！

菊 英 夏吵吵！有理你就摆出来嘛，你少在我面前瞎吵吵。

夏吵吵 亏你才当个副业组长，豆儿大的官，就抖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要是当个队长，我们就不用活了！

菊 英 只顾自己，不顾集体，我就是要管。你的鸡下田不只这一次！我问你：你家的鸡喂过几把米？

夏吵吵 (语塞) 喂了几把？(岔开) 人家当干部的都没有说我个不是，你算老几？

叶大婶 少说几句吧，都是邻居呵，低头不见抬头见。

菊 英 娘，你别再跟她说了，自己错，还不认账！她不讲理，我偏要讲理！

夏吵吵 (指地下鸡) 它是不懂事的畜牲，它脚上有爪子，我管不住它，你来管！

菊 英 好，你不管，我给你管！

夏吵吵 我这“小红脸”可是顶胆小的，长了这么大，我从来没惊着它。今天你又是抓，又是绑，它下不了鸡蛋，你要兜着走！（抱起地下的鸡摸一摸，大声叫唤）哟！今朝我开鸡窝还摸过“小红脸”身上带着蛋，这一刻工夫就没了！（对菊英）你还装正经！（学菊英口气）“大田是大伙的，麦子是大伙的……”哼！你这算哪号子大公无私主义？抓了我的鸡，还挖了我的鸡蛋

.....

菊 英 夏吵吵,你住嘴!

夏吵吵 (跺脚)我住嘴?瞎了眼!我这一下可是把你这个组长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我的鸡下的蛋八个一斤,你见蛋大就眼馋了,是吧?

叶大婶 天地良心,我给她作证:菊英压根儿就没拿个鸡蛋回来。夏媳妇,到我家里查查看。

夏吵吵 我不看,我没有那么小气,一个蛋我还舍得出。队长用着补养身子,一句话,我送十只二十只来也不在话下。逮我的鸡当引子可说不过去!

菊 英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气极)夏吵吵!你诚心赖皮?

叶大婶 良心安的正不正,有理没理,自个儿心里头明白就行了。

[窗外一女孩声:“叶大婶!你家的‘小疙瘩’在那边大田里蹲着扒麦种吃哩!”]

叶大婶 啊?!

菊 英 (同时)啊?!在哪儿?

[窗外一女孩声:“在靠河边那块田里。”]

叶大婶 唉!(颓然地)这个该死的“小疙瘩”,跑的真不近!

菊 英 (对窗外)小喜子,你怎么不把它撵回来?

夏吵吵 别死要面子啦!抓人家的鸡,放自己的鸡,你们仗着是干部家属,嘴大啊!(欲下)慢着,我的鸡扒了队里的麦种,你愿打就打,愿绑就绑,我没二话,可大组长,你们家的鸡扒了大田的麦种该怎么处理?

菊 英 (理直气壮)听大伙处治。

夏吵吵 (向外)好!大家听见了吧?千锤打锣,一锤定音,就图你这股子爽快劲。我夏玉娇不能忘恩负义啊,我得报答报答你们。让我去把你家的鸡请回来!

[夏吵吵下。]

菊 英 娘,她愿去就让她去!我们错了,我们检讨。(见大婶气极,安慰)你别生气了,(扶大婶至凳子前)娘,你坐会儿,往后我们把鸡管严一点就是了。

叶大婶 (无力地坐在凳子上,垂头丧气地)我说大家都少说几句,少说几句,你只当耳边风!我说话你嫌烦,干吗你跟夏玉娇就不能少说几句!你早少说几句,放了她的鸡,不就没有这罗里叭嗦的事儿了。

菊 英 反正咱们以后照大家立的章程办事就行了。

叶大光 (上)娘。

叶大婶 唉!大光啊……

菊 英 这半天你上哪儿去了?

叶大光 刚才我跟副队长合计了一下,咱们队今年的副业生产,虽说比去年大大增加了,社员也挺高兴,可是养鸡这一项的数量……

菊 英 数量要再多,就把大田的庄稼吃光了!

叶大光 咱们队条件并不差,你算算有多少养鸡的好手?娘、小胜他妈、夏大嫂……

叶大婶 我可不敢戴这高帽子。

叶大光 眼下秋种快结束了,你们副业组得抓紧时间开个会,规划规划,再琢磨几条办法出来。

叶大婶 再养多了,更不得了啦!就养这么几只,我就闯了祸了!